

历史投下的阴影——

古代帝王将相的 人性负面

LISHI TOUXIA DE YINYING
GUDAI DIWANG JIANGXIANGDE
RENXING FUMIAN

张广志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历史投下的阴影——
古代帝王将相的人性负面

张广志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 2006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投下的阴影：古代帝王将相的人性负面/张广志
著.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11

ISBN 7-225-02864-2

I. 历… II. 张… III. ①政治人物—人物研究—
中国—古代②军事人物—人物研究—中国—古代
IV. K8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9339 号

历史投下的阴影——

古代帝王将相的人性负面

张广志 著

出版：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行：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0971) 6143426

发行部 (0971) 6143516 6123221

印刷：青海西宁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印张：8.625

字数：220 千

版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书号：ISBN 7-225-02864-2/K·190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序

祝中熹

一直以为自己对广志的治学生涯比较了解。将近50年前,我们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同窗,共同的求知欲望和共同的学术志趣,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相互间不仅能坦诚地交流学习心得,也能倾诉一些人生的感悟。毕业后虽然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但保持联系至今;对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我向来十分关注。我知道,广志的精力始终放在先秦史领域,尤其潜心于先秦社会性质问题。“文革”结束后,在极“左”思潮对我国文化事业的禁锢稍有松动的时候,他便开风气之先,勇敢地站出来向“五种生产方式”论断挑战,于1980年发表了《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一文,提出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学说,在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如今这个问题似乎已不再引人瞩目,专攻先秦史的学者们多已能对先秦社会结构作实事求是的辨析,并摆正中国古代史与古希腊、罗马史的关系,很少有人再套“五种生产方式”的框架,坚持认为先秦是奴隶制生产形态的社会了。但在1980年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这个问题还属禁区,否定奴隶社会在我国的存在,常被同否定马克思主义划等号。广志的行动表现了他思考问题的锐敏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也显示出他治学持之以恒的执著精神。那篇长达45 000字的文章,其实早在1962年即已写成,而且如他在《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一书的前言中所说,观点的孕育可追溯到大学时

代。的确如此,那正是当时我们俩探讨最多也最深入的话题。兹后,广志沿着这个学术方向,坚定地往前走,并结合民族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不断开拓视野,20多年间先后出版了《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三代社会形态——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研究》、《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等专著,形成了一个清晰的理论体系,前后思路可谓一脉相承。所以我在为广志一本书所写的评论中,说他“是属于那类能敏锐地发现重大问题并一辈子抓住不放的学者”。

弯子绕得有点远,读者朋友可能厌烦了。其实,我之所以要简略勾勒广志的学术志趣和成就,是为了交代我认识上的一个反差。正因为我自以为很了解广志的治学领域及其一贯性,所以当他电话告知要出版一部《帝王将相恶德劣行录》(这是本书最初的名字,后来接受了出版社的意见改为今名)时,我着实是不胜惊讶,以至于通话中出现了短暂的静默。此时脑子里闪过的潜语言是:“怎么搞起这类小儿科行当来了!”在我对朋友的人文形象理念定格中,这类书是不应该由广志来编写的。他肯定是意识到了我的感受,作了些解释,但仍不能消除我的困惑。不久收到他寄来的书稿,通览全璧,寻究其取材范围,咀嚼其叙述笔法,细味其点睛之评,方悟他完成此书的良苦用心。广志曾多年主持青海师范大学的校务,又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做学问斐然有成,在业界备受敬重;在我眼里,他是位成功的学者,在英才竞出的山大同窗中,也堪称皎然鹤立。这种印象使我慢慢地淡忘了他性格中那股世俗的血性,即总要对那些阴暗的、反人性的事物和行为,表达出难以遏制的义愤,率情坦陈,溢于言表。学生时代,他身上的这种血性有鲜明的呈露;没想到经历了数十年的世情磨练,竟然至今犹存。在这部书里,我体验到了这种久违的血性;当年的广志,又浮现在我的心境中。读者朋友们,这部书印出来也许不会太厚,但它会沉甸甸地压在你心头,迫使你作严肃的思考。这是一块冰血,惨然森然,寒气逼人,会使你灵魂颤慄;它又是一团烈火,照清楚那些阴冷的角落,暖活你

也许麻木了的神经，呼唤你也许睡去了的正义感。我们不得不反省：金碧辉煌的华夏文明舞台上，也曾导演过这样一些场景！

读完此书之后，如果真的作一番深层次的思考，便不难意识到，我们已被作者引领至那个最浅显然而却又最难回答的问题面前：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这概念本身，就常令人觉得可怕，假如请一百个学者对它作阐释，恐怕会有一百种以上的说法。我们不妨从玄学式语言中走出来，还它一个直白的表达——“传”者，延续也；“统”者，纪纲也。至于“文化”，通常可理解为思想观念、宗教伦理、道德风俗、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精神领域的事物或现象；广义的“文化”则泛指人类在生存、进步过程中，为满足物质和精神需要而创造的一切。据此，所谓传统文化其实也就是历史，也就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全部。传统文化是个系统，是个网络，是往昔社会所有因素互动、共振而形成的一种合力，它在永恒的流动中不断地塑造着现在，又在无休止的现在中塑造着未来。换句话说，我们都是传统的产物，是传统的一部分；同时，我们的生命能量也融入传统之中，是构成上述合力的微小分力，参与着传统正在进行的塑造和变异。

然而，事实上人们并不在这层意义上使用传统文化的概念，而是把它看作不仅独立于现实之外、也远离我们每个人的一种客观存在。它虽然无形，但我们却可以观察它、分析它、研究它，可以决定抛弃它或接受它。长期以来流行的观点是，传统文化成分复杂，既包括祖先创造、积累的珍贵财富，也含有一些消极、落后、荒谬的渣滓，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且不说对传统文化的这种认识，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抽象理念，同我上文所说传统文化的实质完全是两码事；就单以这“精华”与“糟粕”言，标准便很难确定，不同时代，不同群体，判断会大相径庭。立足于“精华”，人们视传统文化为取之不尽的宝库，是炎黄帝孙勤劳与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立足于“糟粕”，人们视传统文化为贴满符咒的枷锁，是导致中国社会停滞、落后与贫困的罪魁祸首，甚至把它概括

为“吃人”二字。这两种态度的对立和交锋,某种程度上说,演绎了自清末至今二百多年的政治思想史。

当前,那种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似乎已经销声(不敢说匿迹),而将传统文化神圣化的倾向,却在日渐形成一种文化气候。人们使用传统文化这个词语时,首先在口气上就已充盈着自豪,似乎肯定、赞美传统文化,就是高扬华夏文明的光辉旗帜,才能与时代精神相符,才能勃发国人的自信力。崇古风尚所及,人们从《易经》中领悟到莱布尼兹的二进位法,由八卦图式破解了宇宙密码;人们发现,儒学不仅能克服现代化带来的人类危机,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引领世界的精神核心。于是,国学院正而八经地办起来,祭孔大典穆穆煌煌地火起来;有人提倡读经悟道,有人主张高薪养廉;穿“汉服”被认为可以复兴民族文化,连跪拜礼不是也有人着手仿习了吗?至于广志在本书前言和后记中所说某些文学及影视作品为帝王将相涂脂抹粉的种种壮举,更是由时兴转模式,大有久盛不衰之势。这种貌似继承文化遗产而实则扭曲历史的社会现象,已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忧虑,不少学者提出过质疑,但方式和格调大都比较含蓄,且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作为一个向来有直书善恶使命感的历史学家,广志对此不愿再沉默下去。他暂时离开了大半生耕耘其中的奴隶制社会形态研究的苑囿,披览浩如烟海的历代典籍,不惜心血撰成了此书。从周初到清末,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所谓乾嘉盛世,绵延不断3 000年,110多个帝王君主、达官贵人的真面目,或者面目的某一局部,被展示在读者眼前,犹如把冷峻的特写镜头,简捷地推入“历史的阴影”,让人们看那些累累的白骨,那些殷红的血斑,那“正大光明”金字匾后的罪恶,那“德治仁政”旗帜下的贪婪。不需要考据,不需要论辩,在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面前,任何理论都显得苍白无力。

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统治集团的丑恶行径,反映了剥削阶级的腐朽本质,无损于中华民族的崇高伟大,我们张扬传统文化,无形中也就埋葬了这些罪恶。果真如此吗?果真“传统”具有一种免疫

力,能把一切脏东西拒之于外吗?这只能是一厢情愿。如前所述,传统文化就是历史,凡是时空中发生过的都包容在历史之内,不论它是阴影还是阳光。而历史,不过是往昔向现在的延伸,历史操纵着现实,并永不停歇地把现实变为历史。也就是说,传统文化是把一切都“统”在内的,它并不会区分精华和糟粕;而且,传统文化也决不是可由我们任意取舍的身外之物。它是空气,正弥漫在我们周围;它是血液,正在我们体内流淌。我们都是传统文化的作品,每时每刻都在接受它的塑造和陶冶。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说,历史阴影下的那些丑恶的东西与现实无关,我们可以视而不见。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否则我们便永远弄不明白我们身体内部的机制,不知道我们的病根在哪里。传统文化是个流,它在不断地变异,但那是流动中的变,是没法从某处切断的。而且,由于在流动中融入新因素的性质和力度千姿百态,反复无常,故有些成分变异较大,如今已难觅其踪;有些成分则变异较小,变速缓慢,在现实中仍能窥其影姿。“精华”和“糟粕”都是如此。汉代以崇孝尊老为国策,我们今天也大力倡导孝敬父母,尊重老人。从政治上可以说二者有本质区别,但从伦理上你能说二者没有相通的脉络?屈原所热爱的楚国,和我们今天所热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但我们歌颂屈原,不是也饱含激励人民爱国主义情操的意义吗?如果你承认这就是“传统”,那你就必须同时承认,秦始皇的焚书与“文革”期间的焚书,也存在内在联系;和珅的贪污聚敛与时下那些巧取豪夺的高官之间,也有血脉相通。那也是“传统”。

前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米卢有一句名言:“态度决定一切!”本书揭示的这些阴影下的凶残和丑恶也融在我们的传统文化流中,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正视这一事实,反倒去掩饰这一事实。传统文化是不能作秀的,历史对此不屑一顾,它继续着传统与现实相融的进程。对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尽管它们就渗透在我们的机体内,我们也应当认识它们,研究它们,抵制它们,铲除它们,为净化传统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持此态度的人多起来,并且世代延

续下去,形成了导致传统变异的合力强势,就有可能给我们的后代塑造出更健康的传统。我们摒弃历史虚无主义,我们也摒弃历史宿命论;我们承认传统文化造就了我们,我们也承认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对传统的改造。广志这部书的积极意义也正在兹。高歌猛进是对的,但不回顾历史却是错的。研究历史就是一种冷静的回顾。回顾不是为了眷顾和怀恋,更不是为了去拣拾那些已被甩掉的包袱;而是为了看清楚自己走过的路线和脚印,重建历史的记忆、思考、分析、总结、判断,从而明确前进的方向。

2006年6月24日于金城

前言

历史上当然有“好人”，而且是绝大多数，否则，人类不会有今天，社会不会有发展。但历史又有其阴暗、丑恶的一面。这种阴暗、丑恶，不仅表现在暴君、污吏、强盗、流氓们身上，即使在一些有名的大人物或所谓正面人物，如圣君、贤相、清官、廉吏、农民起义军领袖（准封建帝王）、文人学士们的身上，也时有显现。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任何东西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一个具体的人，如果不是人为地包装、美化，或刻意贬抑、丑化，是不存在所谓百分之百的“好人”或百分之百的“坏人”的。自然，我这样说的时候，完全没有从本质、主流上抹煞“好人”与“坏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界限的意思。

那么，笔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并无多少学术价值可言，而专门从历史人物，而且不少还是人们所熟知的正面人物身上挑毛病——挑他们的恶德劣行的书呢？理由有二：一是要提醒读者，读历史要多动脑筋，莫上某些历史书和戏文中简单化看事、看人的当；二是近些年来，帝王将相们大有在书本中和荧屏上泛滥成灾、卷土重来之势，而且一个个被打扮得雄才大略、仁民爱物、通情达理、风流倜傥，让人恨不得立即回到那些“盛世”中去，回到“明主”的浩荡皇恩中去！我这本小书，就是想告诉无暇细读历史书籍而又习惯于盲从轻信某些作家乱说的读者们一点略嫌零碎的历史真相，让他们知道，一些历史人物远没有某些不负责任的文人所刻意塑造的那样完美、可敬、可亲，增加点免疫力！

笔者写这本小书，多半是受了反清、反袁志士，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者,36岁即忧愤国事蹈海而死的易白沙《帝王春秋》的启发、影响。易君此书写成于1921年5月,书成不久即蹈海而死。他之所以要写《帝王春秋》,当如其《序》中所言:

庄周曰:“侯之门,仁义存。”此言帝王宰制天下,不独攘夺人民之子女玉帛,并圣智仁义之号,亦盗而取之。观诸蚩尤畔父,黄帝涉江,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父子兄弟至亲,操戈同室,所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果何说乎?吾读四千年史乘,见夫为祸民生至深且久者,莫非圣祖仁宗,而桀纣幽厉之流毒,其时促,其祸显,优于仁政远矣。昔陈同甫播扬王政,朱熹讥其“奔走道路,向铁炉边渣矿中拨取零金”,斯诚最确之喻,盖帝王虽有善政,不过渣矿中零金而已。……兹创为是篇,举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表而出之,探其病源,以示救民之道云尔。

易君是书(中华书局1924年出版,近又有岳麓书社1984年印本,不难找)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的产物,是反封建、反帝制的。但愿近百年后的我们,不要从易白沙的立场倒退!

再说一遍,本书主旨意在从人们不太熟知的另一方面揭示历史人物,并非对这些人的全面评价,批评家们切勿以“不全面”责之。还有,本书论人虽不求全面,但坚守言出有据(人物言行皆注有出处)的原则,完全不同于某些所谓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胡诌乱扯、信口开河。

作者

2006年1月

目 录

序/1

前言/1

第一辑 帝王及贵胄

秦二世胡亥之虐及秦之亡/3

项羽烹王陵母与刘邦醢彭越/5

智谋凶残的吕后/7

汉武帝杀钩弋夫人/10

奸诈、残忍的曹操/12

司马氏代曹/15

孙吴统治集团的内讧/17

昏庸之君晋惠帝/19

石虎淫暴与冉闵嗜杀/22

灭绝人性的前秦王苻生/24

后秦王姚萇与赵迁的一段精彩对话/26

刘宋王朝的骨肉相残/27

- 萧齐王朝宗室的自相残杀/30
- 梁元帝迁怒于书/31
- 反复无常、残忍暴虐的侯景/34
- 陈后主淫逸/36
- 北齐帝高洋淫暴/39
- 北齐帝高纬侈靡暴虐/41
- 灭绝人性的高纬/43
- 隋文帝、炀帝父子/44
- 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48
- 荒淫贪暴的滕王李元婴/51
- 凶残、嗜杀不让须眉的女主武则天/53
- 小武则天太平公主/58
- 安乐公主与韦后鸩杀中宗/60
- 杨贵妃之死/62
- 唐代宗杀人有术/64
- 唐德宗杀讲实话的艺人成辅端/66
- 唐懿宗滥杀无辜/67
- 唐僖宗自讨没趣/68
- 瘟神朱温/69
- 淫侈残暴的小邦之君王延羲/74
- 赵匡胤的皇权三部曲/76
- 宋太宗赵光义的丑行/79
- 金主亮荒淫/82
- 独断、残忍的朱元璋/85

明成祖屠戮建文遗臣/89
 荒唐皇帝明武宗/92
 朱济熿横暴/95
 朱见瀟弑母、杀弟、淫弟媳/96
 朱英耀淫恶/97
 打进北京城后的李自成农民军/98
 张献忠祸蜀/101
 女营之禁与洪秀全耽于女色/105

第二辑 百官诸态

姜太公滥杀无辜/109
 易牙烹子/112
 吴起杀妻求将/114
 不让人讲话的商鞅/117
 战国“士人”多利禄之徒/118
 李斯的为人及其下场/120
 陈平、李勣的权术/123
 李广以小怨杀人/128
 陈万年擅谄谀/130
 胡广出卖同僚/131
 董卓之死/134
 王允杀蔡邕/135

- 杜预以小怨杀人/137
- 燕荣的打人逻辑/139
- 酷吏周兴、来俊臣/140
- 娄师德的做官经/142
- 摸稜手苏味道/143
- 谄伪小人郭霸/145
- 窦怀贞的变脸术/146
- 杨国忠与肉屏风/147
- 王国光渔色致人死命/148
- 戚继光攀附张居正/149

第三辑 酷 虐

- “杀降”与“屠城”/153
- 食人种种/159
- 酷刑与残虐/168

第四辑 贪 赃

- 汉灵帝卖官敛财/173
- 元诞谓小脏不算贪/175
- 皇妃、宰相亦须向宦官行贿/176
- 后唐庄宗刘后贪贿/177

- 贪官赵在礼征“拔钉钱”/178
元末官员收受贿赂已成俗/179
宦官王振误国贪赃/180
宦官刘瑾贪赃/181
江彬之贪/182
钱宁之贪/183
权奸严嵩之贪/185
改革家张居正贪赃/186
巨贪大蠹和坤/188

第五辑 糜 费

- 荀子、萧何的“奢糜有理”说/193
阿房宫与骊山墓/195
节俭之君汉文帝、宣帝亦厚葬/197
汉武帝扩建上林苑/199
西汉诸侯王宫室、陵墓之奢糜/200
陈皇后糜财求子/201
民人远不如官马/202
汉和帝省龙眼、荔枝之贡/203
西晋君臣逸乐糜费成风/205
萧齐郁林王与东昏侯之糜费/208

- 隋炀帝建东都、幸江都/210
- 唐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奢靡/212
- 杨贵妃奢靡/214
- 宋徽宗与“花石纲”/215
- 明英宗的“撙节”/217
- 皇子公主婚丧之费/218
- 乾隆帝巡幸糜财扰民/219
- 光绪帝大婚耗银500万两/222
- 明清的宫室、苑囿、陵墓营建/223

第六辑 戕残文化

- 秦始皇焚书坑儒/231
- 嵇康“非汤武薄周孔”被杀/233
- 北魏崔浩《国书》案/235
- 黄巢政权的一次文字狱/236
- 朱元璋屡兴文字狱/237
- 康熙朝文字狱/241
- 雍正朝文字狱/245
- 乾隆朝文字狱/251
- 《四库全书》与禁毁书籍/256
- 后记/259